

姚 彪

乡愁是一道道高耸入云的山峦,天然屏障难以逾越;乡愁是一条条曲折逶迤的大河,水流湍急无从跨度;乡愁是母亲烙出的一层层绿豆粉,青香袅袅却可想不可及……

时间推移,故乡的一切变得模糊,变得遥远,就连想吃一碗故乡的绿豆粉都是奢望。

说来,绿豆粉算是黔北一带的土特产,贵州其他地方都很少见。其做工不是很复杂,用料也极其简单;可就是这非常简单的绿豆粉,在其他地方硬是吃不到。这显现出了故乡小吃的独特性,绿豆粉也因此成为我对思乡之情的寄托。

吃绿豆粉的时光,大多是在小时候。那时,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在外打工,家里的活儿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做,很少有闲暇。我们也渴望母亲闲下来,那样她就能在家里给我们做好吃的了。不过,这还得靠老天的安排,因为只有下大雨的时候,母亲才能稍有清闲。下大雨的时候,母亲会坐在炉子旁边纳鞋底,缝衣裤,估摸着我们饿了,便会问:“文儿、松儿、晓儿,你们想吃什么?”等不到我和哥说话,妹立马凑过来说:“好久没有吃绿豆粉了。”母亲看着我们仨一副饥饿的样子,立马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去翻捣屋里那些大包小包的蛇皮口袋。她在找做绿豆粉的材料。

绿豆粉做法简单。取绿豆和小米洗净,用清水浸泡一晚上,将绿豆和小米磨细成浆,最后舀入锅中烙干成型即可。稍微费力气点的事情就是磨浆,因为那时候家里没有磨浆机,只得将大米和绿豆端到院坝坎下的伯伯家用石磨磨细。伯伯会从门缝里伸出头来笑着说:“你几个娃儿真有口福,又给你们做好吃的了。”我们不说活,边傻笑,边争着往磨口里掺大米和绿豆。浆子磨好,就是回家烙粉了。

烙粉不难,但还是有点讲究。母亲操纵着装满浆子的水瓢,将浆子在锅里拉成一个个的同心圆,然后用锅铲将多个圆圈抹成一整块大圆饼,盖上锅盖。待圆饼靠锅的一侧熟后,母亲将锅盖揭开,把锅里的大圆饼轻轻铲起翻个身,又盖上锅盖。等到母亲再次揭开锅盖的时候,一股热气伴随着绿豆的清香涌出锅顶,绿豆粉制作差不多完成了。

值得注意的是,烙粉的火要用文火,火大了不但烙不均匀,还会糊;火小了,耽搁时间,还烙不透。那时候母亲经常夸我生火生得好,我也以此为豪。

烙好的绿豆粉都是一整块的,直接铺在水缸上面的簸箕里,色泽诱人,清香扑鼻,我们都忍不住扯一大块裹起来,蘸点辣椒水,大口地吃起来。这种吃法很过瘾,特别是在那个刚刚解决温饱的年代,我们尤其喜欢这种狼吞虎咽的感觉。

绿豆粉可水煮,简单快捷。绿豆粉全部烙完,垒在簸箕里面一层层的,看起来呈浅绿色,半透明状。母亲将绿豆粉一层层卷起,用菜刀切成丝状,堆在筛子里。待到吃饭的时候,只需抓一把切好的粉丝丢入烧好开水的锅中,烫一下,捞起来,加上糟辣椒水,便可以吃了。

绿豆粉还有其他吃法和用途。可以做炒粉,用它做出的炒粉,色泽翠绿,入味均匀,有嚼劲,可谓色香味俱全。晾干后的绿豆粉还可以打包,作为赠送友人的佳品。

绿豆粉还具有药用价值,它还有清热解毒,理肠健胃的功效。老人家吃绿豆粉多在炎热的夏季,我想充满智慧的故乡人应该是早就知道这个功效的吧。

故乡人对绿豆粉有着独特的情怀。在我上班的地方有个老乡,每次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一碗绿豆粉,并发一个朋友圈。对于他们来说,一碗绿豆粉不只是一碗食物,那是一碗热气腾腾的乡愁啊。

大美工匠

郑龙腾

天地在外,人行其中
顶天立地即是“工”
我那象形文字草创的姓氏啊
它承接着天的精华
也传续着地的荣耀

箱匣为表,斧刃为里
收敛锋芒便成“匠”
我那石器时代敲打的名字啊
它透露出卓然的缜密
也紧握着石垒的坚韧

没有春天,就铺设春天
往东掘进一万里
在公路和铁轨间,收集星辰的咏叹
在桥梁和隧道里,照亮出鸟的欢鸣
直到把一封群山的家书
送达大海的邮箱

没有夏令,就运输夏令
南下武夷各有所指;让一节能车
驶进上楼,让一辆公交
在闷闷的客厅里搬动方言
让飞机升降学会前仙戏的声调
让出海的船只,替闽东的海浪问候台湾

没有秋分,就编辑秋分
横撇竖捺撰写人间。用强烈的修饰
加重生活的诗意,用一道红笔
改正迷失和无聊。用好看的字体
在汗水中显现盐晶,最后啊
还要把敬业和奉献装订成册

没有冬至,就生产冬至
流水线传送雪花
要冰冻坚实牢固,要霜凌
干净地挂在树梢。要松柏苍茏
安全地越过寒冷的保质期
要塑料的冬天,紧紧包裹来年的希望

在城市中,车水马龙,熙来攘往
我能感觉到,你不拘一格的创造
在小镇上,朝九晚五,宵衣旰食
我能寻找到,你擦肩而过的身影
在乡村里,柴米油盐,人情冷暖
我能体会到,你牵肠挂肚的情怀

啊,大美工匠!
你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当与贴切。

黎明最宁静,但宁静绝不是平淡。揣测当年站在西柏坡前领袖级人物的心态,可以用“宁静致远”这四个字来形容。风暴之前的宁静,不就是力量与能量的聚集吗?不就是改变与突破的前奏吗?

毛泽东曾有一段诗意的语言描述黎明的景观:“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

在静悄悄的黎明能够仰望星空的人,注定能够盛得下世界的高阔,悟得出生命的气象,如此,方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方能“于无声处听惊雷”。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经过二十多年的抗争,共产党人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入北平。故这个冀西山区滹沱河北岸的小山村,有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命运定于此村”的美誉。



人生苦短,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太在乎别人的感受;等于为别人活着。

赵春青 画

夜雨裁读听纸声

胡忠伟

天下爱书者的心思大抵是一样的,遇好书如遇佳人,都想一睹为快,占为己有。这些年,与各地爱书者交流多了,互赠书籍,书来书往,收到的好书委实不少。这些书,凝结着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是他们爱书、淘书、访书、买书、读书、藏书的见证,也是他们的独特生命形态。所以,对师友赠的书,我向来都是珍惜的,不止一次地去读,去揣想他们书写时的快意。

在这些书中,有一些书是毛边本,深夜裁读,趣味良多,最好再下一点不大不小的雨,风声沙沙,雨声细细,多好啊,一个诗意盎然的夜晚!

雨夜裁读,无须太多的要求,只要是一本好书,那就是爱书者的好梦所在。沏一杯清茶,拧亮台灯,心无旁骛,随手翻看一两页,没有任何负累地读下去,兴起则始,兴尽而止,没有人催逼,也没有人叨扰,这样的阅读无疑是快乐和幸福的。

雨夜裁读,是一种真正的阅读姿态,这样的姿态,属于生命的姿态,使我们终生受益。当一个人凝眸于书本,凝神于文字,双眉微合,双唇微皱,似乎世界万物都不存在了。此间的阅读,如同蚕啖桑叶,如同士兵握枪冲刺,如同人世间的阴晴圆缺,许多的敬畏,许多的疑问,许多的探究,许多的思索,许多的美丽与哀愁,都在这阅读的行为中发生着。

对毛边书态度,我有过从不喜欢到渐渐喜欢的转变。原来,收到或买到了毛边书,眼看着参差不齐,心里就想着一定要把它弄齐整了。再说,读毛边书,很急人的,读到紧要处,书页还粘连着,能不急人嘛。多少本毛边书都被我送到印刷厂一刀裁齐了。后来,收到的毛边书越来越多,我也试着去接受毛边书,天长日久,再读毛边书,也体悟到毛边书的诸多好处来。一是可以培养自己慢阅读的意识,从来好书须慢读,走马观花终觉浅。读毛边书,急不得,也快不得。二是读毛边书,需要小心谨慎地去剪裁。所用的刀子不能太锋利,也不能太钝,太锋利,伤手;太钝,伤书。三是读毛边书,需静心,裁一页,读一页,不失为静心之一法,也是磨性子的一种捷径。四是无须书签或标记,读到哪儿,哪儿就裁开了,没裁开,自然就没读罢。五是毛边书开本大,裁开后,版式天地宽绰,适合做读书笔记。

裁毛边书,讲究的人会用红木小刀或者竹刀什么的,而我没那么讲究,随便找来一把铅笔刀,裁剪开来,但此法不好掌握,如果用力大小不均,弄不好,就伤及书页了,裁裁裁裁,反而弄坏了毛边书。有一天收到韦决先生《旧书的底蕴》毛边本,躺在床上赏玩之际,实在想看看序言和后记,但一时找不到小刀,忽然发现孩子玩耍的飞轮,这是一种塑料制品,叶轮很薄,两端呈圆弧形,于是顺手就用它裁读,想不到,竟然受用得挺,既不伤手,也没有伤及书页,飞轮划过纸张,沙沙作响,与窗外的雨声交相呼应,实在比得上甜美动听的音乐了,这是一种美妙的天籁。

对于这种“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刀削”的毛边书,许多人都很喜欢,它看似不整齐,毛毛躁躁,但却朴素大方,原始而有质感,有一种“拙的美”。鲁迅、周作人先生都很喜欢。鲁迅曾说:“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是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他早年的好多著作,包括他编辑的杂志《莽原》《奔流》等都采取毛边书的形式装订。现代书话作家唐弢也说:“我总觉得看蓬头的艺术家总比看光头的小白脸来得舒服。”这种书,最适宜书虫们把玩、赏赞了。在下雨的夜晚,青灯古卷,书香氤氲,摩挲之间,人与书,人与物,人与景,融合相生,精神的愉悦就难以言表了。



静的双眸,一下子灵动起来。

我知道了,这是苏联著名音乐家哈恰图良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代表作品,是为芭蕾舞剧《加雅涅》创作的舞曲。《马刀舞曲》就是其中表现一对恋人最终重新相拥相吻时,村民以战士出征前挥舞马刀的激情群舞,为其欢呼祝福的音乐。我忘不了这个温暖的夜晚,更记住了这首令人荡气回肠,痛快淋漓的《马刀舞曲》。

1975年夏小高中学毕业。因系独子,没有“上山下乡”,被分配至铁路局机务段,成为一名火车头维修工。深秋,小平上班前的一个晚上,院里几个要好的伙伴,聚坐在他家门前的走廊上,聊天并向他表示祝贺。他却没有太多的惊喜,而是默默地回屋,打开琴盒,背起他的手风琴。霎时,一阵熟悉的旋律急速地冲向夜空,是《马刀舞曲》。我从小平的眼神和激昂的琴声中,似乎感受到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忧郁。

1977年初冬,恢复全国高考。小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大学开学前的一个夜晚,我又敲响小平家的门。依然是灯光温暖的小屋,我将一幅写满我祝福的画,送给了小平。

“你的画进步好快啊,我也有礼物送你。”小平转身从旁边那已换成漂亮落地玻璃门的壁橱里,拿出了一套封面优雅,肖洛霍夫四卷本的《静静的顿河》,还有一本黑色硬皮笔记本。

“回家再看,也许你用得上……”小平轻轻地按住我急不可待的手,俏皮神秘地一笑。接着,背起了他心爱的手风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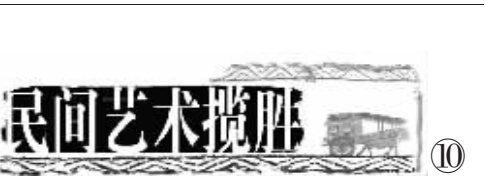
琴箱似展开了岁月深深的褶皱,键盘仿佛和着时光的节拍飞速起伏,一层层激起爱的巨浪,那美丽的波光,在小屋和我们青春的脸上荡漾。

又是《马刀舞曲》!而这时,我分明听到了战士出征前的庄严、自信、欢快、和胜利的呼唤……

日,中央军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当时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中央军委当时对外称“工校”。朱德作为校董帮助晋察冀野战军打了四次规模较大的胜仗,歼敌6.2万余人。在总结解放石家庄作战经验时,朱总司令欣然写下了《七律·攻克石门》:“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英雄,是诗人的基色。所谓战略家,都有诗人气质,都在灵魂深处蛰伏着诗意,浓缩着豪放的因子,总是在黎明时刻看到“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总是在静悄悄处“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总是在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激越的诗,也许就是他们压倒对手、战胜对手的佩剑与道具,胜利就在诗的海洋中诞生。

两次邂逅西柏坡,脑子里盘旋的总是在那个静悄悄的黎明,让思想的羽翼在纯粹的心境中飞翔,我分明地看到了一个政党的冷静与理性、从容与自信、豪迈与率性,找到了一群具有诗人气质的英雄团队“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内在逻辑。



捡工

范方启

从一条河边路过,在高高的堤坝上,我居然看到了一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渡船,不用近前,我也能看出那是条木船,船体是灰色的,这种颜色既与造船的有关,又与风吹雨打和严寒酷暑的历练有关。看那船,却不在水中,而是被拖上了岸,是对船体进行维修吗?出于好奇,我还是来到了渡口边,围着无人问津的船打量了一圈。这船,真的到了该维修的时候了,堵住船体缝隙的结固的石膏和桐油还有麻线什么的已明显在脱落,这船如果继续在水中往来,船底肯定会渗水,那会很危险,修船的人为何还不出现?

修船的有一个很专业的名称:捡工。他们所带的工具也不一样,小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着无限的好奇,像修船和做船这样枯燥乏味的事,只要有机会,我绝不会错过围观的机会,并且还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工具叫什么,那工具做什么用,这使得那些捡工们很烦。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一群由六七个捡工组成的修船的队伍就在离我家不远的河边紧锣密鼓地做一条新船,他们做了三天,不可理喻的我也眼巴巴地看了三天。为了使捡工们不再对我有什么抵触,一旁的我,主动充当起了他们的小帮手,他们需要什么,只需要冲我报报名称,我会准确地递到他们的手中。

让我乐此不疲的守候着捡工们带来的奇形怪状的工具。刮刨,维修木船、刮刨的专用工具。扁铁锻制,刨口加钢。其形式有:两端为反向弯曲的刨口,一为平直宽口,一为斜形窄口;也有一端弯曲,一端平直,刨口一窄一宽的。用于刮除木船表面的旧油皮、油痂、黑斑和腐蚀层。挖凿,修造木船挖缝的专用工具。锻铁制成,上端为木柄,柄端装铁箍,下端凿口带钢。挖缝,挖凿的专用工具。一是锻铁制成,似斧、钝口,并开有缺口或眼孔,兼作起拔旧钉锤用。掏掘,又称尖凿。锯除小腐烂板料的专用工具。木柄,锯片呈尖刀形。使用时,先在板料腐烂部位的纹理两头钻若干眼,用掏掘从眼中将板料两头锯断,再用快凿将腐烂部位凿除。送钉器,修造木船钉钉的专用工具。锻铁制成,上端为木柄,柄端装铁箍,口端呈圆坑形。钉铆钉、方钉时,将送钉器按口套在钉帽上,锤打木柄,使钉深入钉眼内。拔钉器,拔除木船拔钉的专用工具。锻铁制成,似小撬棍,上端为燕尾形,可拨小钉;下端略起翘,左右伸出短轴,套一方形扣环,专起拔大钉。起拔时,将扣环套住钉帽,并卡在器杆尖上,手握杆的上端向下压,废钉即可拔出。由于利用杠杆原理拔钉省力,故船工习称“千斤”。还有丝杆夹头、扒钩、撬板器、油灰机、麻筋、麻板机、筛灰机、两脚卡等等,是在做木匠的父亲那儿见都被见过的。当我能准确地说出这些工具的用途时,捡工们直夸我聪明,并且有人鼓动我拜老捡工为师。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变着法子跟他们套近乎的孩子,其实不过是想见识一下他们的那些稀奇玩意,至于将来有没有当捡工的打算,我自己最清楚。

捡工是既辛苦又容易把自己弄得鼻子眉毛都分不清的又累又脏的活儿,在最初制作木质的船体时,锯子、斧子也样样用得上。我对一位瘦骨嶙峋的老捡工印象特别的深,看着使出吃奶的力气咬着牙砍木头,我的心也跟着在颤动的土地一起颤动,我有些担心老捡工会不会从此元气大伤。看着年轻轻纪的小捡工在给船上糊油膏子,满脸满身都是油腻时,我决心将来不做捡工。无论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他们在寒风中皴裂的手,都让我看着难受。

当新船完工了,看着漂亮光滑做工精巧的船,谁曾料到就是一双双粗糙无比的手做出的,就凭着这一点,我在心中由衷地敬佩着他们。出入江河湖泊的船,就是那些饱经风霜的手修造起来的,“朝辞白帝彩云间”,载着诗仙离开白帝城的自然也是那出没风波里的小木船。还有“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浪里”,没有这些捡工,凭什么出没风浪里呢?木船,打通了慢悠悠的远古时代的任督二脉,使人类与水一起流动,让人的活动范围一下子拓宽了许多。

好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捡工了,也极少看到木船,我以为,这世上的木船大抵绝迹了吧。没有了木船,捡工肯定也不存在了。然而当我再次看到木船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可能再次遇见捡工的时候,我还会像儿时那样坚定不移地围观甚至心甘情愿地为他们递工具吗?会的,我知道我的好奇心不会泯灭。也许,他们的工具有很大的改变了,又会有怎样的新奇在等待着我呢?这样想,我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期盼了,期待着捡工早点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再次温习一下孩提之时的痴迷。